

【行走齐鲁】

东平三年，高适的彷徨与转折

□非晚

据《旧唐书》载，天宝四载（745）八月，河南道所属之河南、睢阳、淮阳、谯等八郡大水，灾情严重。当年秋天，因水路中断，高适南行未遂，被迫改道东平（今山东东平），并在东平寄寓三年。在《东平路作三首》中，他写道，“南图适不就，东走岂吾心。索索凉风动，行行秋水深”，诗行中流露出无奈与失意。

高适亲历水灾，一路走来，目睹了普通人的生存惨状。在《东平路中遇大水》中，他用白描的笔法，记录了水灾之下的惊心景象。

这个时候的高适，已经四十五岁，人到中年，仍是一身白衣（意指未获功名），对未来充满焦虑。他出身渤海高氏，祖父高侃为高宗时名将，曾生擒突厥车鼻可汗，东征高句丽，官至安东都护，死后陪葬乾陵。父亲高崇文（一说从文，尚存疑），官至韶州长史，早亡。到高适这一辈，家道已经中落。他曾为恢复家族昔日荣光努力过，却屡屡碰壁，收效甚微。

二十岁时，高适西入长安谋求仕途，但他自视甚高，耻预常科，以为“举头望君门，屈指取公卿”，却失意东归。此后，他客居于梁（今河南开封），宋（今河南商丘）一带，以耕田、渔樵谋生，过着困顿清苦的日子。后来，不甘于沉沦的高适，两度北上燕赵，试图入幕从戎，以建立边功获取进身之阶。但天不遂人愿，不得不重返梁、宋，继续忍受“蹇质蹉跎竟不成，年过四十尚躬耕”的窘境。

高适来到东平后，时任太守薛自劾，为其提供栖身之处，对他礼遇有加。天宝五载（746）春，高适感激薛太守的知遇之恩，心情逐渐开朗，在《东平旅游奉赠薛太守二十四韵》中，他写道，“颂美驰千古，钦贤仰大猷。晋公标逸气，汾水注长流。神与公忠节，天生将相俦。青云本自负，赤县独推尤”，极力赞美薛太守的德

行与功业，并为其代拟进献瑞诗章奏，作为恩遇的回报。

夏天，北海郡太守李邕从孙李之芳任齐州司马，李邕从北海赴齐州与其会面，并寄信给闲居东平的高适，邀他来齐州相聚，并随信附赠一首诗。李邕是当世大名士，以文采与刚直著称，乐于奖掖后辈，在高适客于梁、宋时，时任滑州刺史的他曾寄信勉励，让寂寂无名的高适颇为感动。不久，接到书信的高适，心情万分激动，从东平即刻动身北上，在途经平阴时作《奉酬北海李太守丈人夏日平阴亭》，诗中谓“谁谓整隼旗，翻然忆柴扃。寄书汶阳客，回首平阴亭。……一生徒羡鱼，四十犹聚萤。从此日闲放，焉能怀忆青。”他歌颂李邕的政治地位与功业，更渴求得到对方援引，以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。后来，高适抵达齐州后，参加了李邕主持的雅集，与其泛舟鹊华湖，诗兴大发的他，作《同李太守北池泛舟宴高平郑太守》。

从天宝四载（745）秋到东平，到天宝七载（748）初离开，近两年半的寓居时光，是高适人生至关重要的蛰伏期。初到时，他心情苦闷，对未来忧心忡忡，“南图适不就，东走岂吾心”，其间他漫游齐鲁大地，关注民间疾苦，参与文人雅集，与诸多官员与文士诗酒唱和，逐渐“扁舟向何处，吾爱汶阳中”，其间积累了声望、人脉、阅历与政治资本，心态也逐渐达观，为进入官场施展抱负提供了充足的滋养。

天宝八载（749），四十九岁的高适，经张九龄之弟、时任睢阳太守张九皋举荐，应试有道科中第，释褐封丘尉，终于告别了白衣身份，正式步入官场。几年后，他辞掉官职西赴边塞，入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任掌书记。安史之乱之后，凭借准确的政治眼光与卓越的军事谋略，高适仕途渐入佳境，官至左散骑常侍，封渤海县侯，成为唐代诗人中少有的“达”者。

蒲松龄以《聊斋志异》名世，其中的短篇散文《地震》却是一颗熠熠生辉的遗珠。本文深入剖析了这篇不过三百余字的奇文，如何以小说家之眼，摄下康熙年间郯城大地震的惊心瞬间。作者不仅揭示了蒲松龄层次分明、详略得当的纪事功底，更点明其成功源于素日训练，题材敏感与坚定的写实理念。在文学与史料的交叉地带，《地震》展现了以简驭繁的磅礴笔力。

□孙建清

评析《聊斋志异》时，评论家们常对其中《地震》一篇给予高度赞誉；谈及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地震——山东郯城大地震时，人们也常举蒲松龄的《地震》为例，认为它既是一篇翔实生动的记事散文，亦具地震研究价值。切莫小看这篇短文，其精炼文字颇能体现蒲松龄的叙事功力。

《聊斋志异》共490篇，多为短篇小说，《地震》是书中唯一收录的散文短章。可见蒲松龄对这篇作品的重视。研究者马瑞芳评价：蒲松龄以生花妙笔记下中古史上最大一次地震。并指出其写作“由近及远、由点及面、由局部到整体”，既有地域性损害的特写，也有地震烈度的呈现，更有对山东全境的俯瞰，“如摄像机镜头头般，将非常之变中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尽收眼底”，全文层次分明，详略得当，颇为精彩。学者周先慎则认为，此文纪事“明晰、精炼、逼真”，凸显了作者高超的纪实笔法。

郯城大地震史有明载，多地方志及王渔洋等人皆有著录，然这些记载多流于刻板简略，远不及蒲松龄笔下的生动翔实，以致地震学者提及此文时推崇备至——这或许也是蒲松龄在文学之外的一重特殊贡献。《地震》全文不过三百余字，却将此次地震的时间、地点，以及预震、强震、震后诸情景，作了具体翔实的描述，非一般作者所能及。盖因地震突发之际，人心惶惶，即便有意记述，亦难写得如此真实。蒲松龄却以寥寥数语，将灾难场景再现得如在目前，令人如临其境，实属不易。其文素以层次分明见长，《地震》亦不例外。学界概括其结构为：纵向推进，横向延展，形成多层次、多侧面的立体叙述，使事件在时间脉络中，于极短篇幅内获得空间上的鲜活呈现。语言朴实精炼，条理井然，体现严整而充实的审美品格。若非亲身经历，绝难写得如此真切撼人。此外，作者更以“后闻”补记“井倾绝灭”“楼台易向”

“栖霞山裂”“沂水陷穴”等异象，又以“众骇异”“相顾失色”乃至“男女裸聚”等反应作侧面烘托，进一步写出地震之酷烈。难怪作者慨叹：“此真非常之奇变也。”谁曾想，竟是文学家之笔，为后世留下了这场大地震的珍贵史料。

作为文字爱好者，我更愿从文学角度关注蒲氏的叙事能力。细想之下，如此笔力，首赖其长期的基本训练。蒲松龄身为小说家，记事本是拿手，却更得益于素常训练。他工诗文，善制俚曲，采撷民间传说，加工创作为《聊斋》。相传他曾在柳泉设茶邀客，与行人促膝长谈，广搜素材。正是在这般强化叙事的磨砺之中，练就了扎实的写实功底——正如有些作家以日记练笔，不知不觉提升了叙事能力。

当然，仅有文字功夫尚不足，还需对题材的敏感。当灾难猝然降临，作家能意识到“此真非常之奇变”，诚属可贵。蒲松龄在郯城地震时，正做客于表兄李笃之家，身为亲历者，震后即以《地震》为题，将所见所闻诉诸文字，足见其捕捉题材的敏锐。从《聊斋》收录此文来看，他确实将这篇散文置于与小说同等重要之位。

蒲松龄之所以成为杰出的叙事者，最关键的是他秉持了一种创作理念与状态：一生恪守历史传统的写实风格。凡杰出作家，多重视从民间文学汲取养分，蒲松龄亦然。他善于从现实生活挖掘题材，其作品可见对民间文学执着的汲取与转化。事实证明，作家若欲有所成就，唯有向历史深处开掘，自民间文学汲取营养，坚定写实之路，方能在创作中开辟属于自己的天地。

无疑，蒲松龄的叙事功力对当代作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。《聊斋志异》作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，深刻影响了鲁迅、张爱玲等大家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指出，《聊斋》“描写委曲，叙次井然，用传奇法，而以志怪，变幻之状，如在目前……偶述琐闻，亦移简洁，故读者耳目，为之一新”。

【齐风鲁韵】

蒲松龄的笔力与启示  
聊斋纪事，



编辑:向平 美编:陈明丽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水无形而有万形，水无物能容万物

请珍惜每一滴水